

## 第五章

### 長眠高雄的洋人

本章敘述埋葬在打狗洋墓園且事蹟可考的洋人故事。

1867年，英國公使阿禮國(Ruther Alcock)自北京來打狗視察，指示領事賈祿(Chas. Carroll)設法在打狗弄一塊英國公地，做洋墓園之用。這件事情一直到1871年有雅芝(Arthur Roch Hewlett)擔任領事時，才有具體著落。有雅芝在該年5月16日寫給公使卜魯士(F. Bruce)的信上，仔細指出打狗洋墓園的具體位置，是在英國領事館北邊，領事館地界內，騰出一塊空地，長寬144英呎乘81英呎，經在打狗的洋行和洋人認捐，一共籌集了322銀元，在怡記洋行(Elles & Co.)職員閔握蘭(Allan Bain，亦作邊阿蘭)負責下，終於完成了打狗洋墓園的建造，上面還有一間追思堂(chapel)。

在總數322銀元的捐款名單中，有三種來源：洋行、洋船、與洋人。依照順序，由上而下，包括：怡記洋行(Elles & Co.)、閔握蘭、W. Cartmicht、泰勒(W. H. Taylor)、李庥(Hugh Ritchie)、德記洋行(Tait & Co.)、梅森(I. C. Masson)、H. K. Jones、穆勒(D. Muller)、霍必瀾(P. L. Warren)、洋船“Hammirria”大副(First mate)，洋船“Candau”、洋船“Aterta”、洋船“Vandal”、洋船“Ris de la Plata”、洋船“Niphon”、A. Lourtan、松德森(J.P. Saunderson)、萬大衛(D. Manson)、馬雅各(J. L. Maxwell)、有雅芝、達錫華(P. F. da Silva)、連特(R. J. Lent)。

這一份名單的解讀，有兩個困難。首先是文字辨認，130多年前手寫的英文，部分名字原來不是英文，僅憑對英文的認識，還不能完全辨認正確。其次是這些名字的歷史背景，目前所知實屬有限。1871年來到打狗的洋人、洋船、以及在打狗營業的洋船，究竟構成怎樣的故事？僅憑該年份的海關報告書〈註一〉，與英國領事檔案FO 228/505〈註二〉，仍不足以解答。

a Foreign Burial ground at Sakon		
Elles & Co	:	\$ 50
A. W. Bain	:	" 10
" Gaughtright	:	" 10
W. H. Taylor	:	" 10
Hugh Ritchie	:	.. 10
Sait & Co	:	" 50
J. C. Masson	:	" 10
H. H. Jones	:	" 10
D. Muller	:	\$ 0
P. L. Warren	:	.. 10
" Hammoma"	:	" 5
First mate	:	.. 2
" Candace"	:	5
" Alerta"	:	5
" Vondel"	:	10
" Rio de la Plata"	:	5
" Nephew"	:	5
A. Bourtan	:	10
J. P. Launderson	:	5
D. Manson	:	10
J. L. Marmelle	:	10
J. R. Henlott	:	10
P. F. da Silva	:	10
R. J. Lent	:	10
		<u>Total \$ 322</u>
(Signed) Allan W. Bain		

圖5-1 洋墓園捐款名單

資料來源：FO228/505, p. 291.

洋墓園現況不明，可考的是墓主清單。其中有一位女性墓主瑪麗 (Mary D. Warren)，是領事夫人，1884年去世。她的墓碑竟然在去世後74年，被人發現，碑文收入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(註三)。

註一 1871年份有關打狗的海關報告書，尚未得見；目前可以找到的資料，只有貿易統計表與五年內分析比較報告，參見：葉振輝，《開港初期打狗史事研究 1864-1874》（高雄：高雄市文獻委員會，2003），頁78-80。

註二 FO228/505內容提要，參見：前書，頁70-71。

註三 《聯合報》，1958（民國47）年7月31日，地方版。黃典權（編），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（臺北：臺銀文叢本，1966年），頁781。

LOCATION	NAME	YEAR	COUNTRY
L-1-3	T.W. Ohm	1886	
L-1-6	Fernandery De La Cruz	1858	
R-2-2	Conway Knox Fletcher	1893	
R-2-4	George Gue	1876	
R-2-10	H. Ritchie (a child)	1873	
L-2-1	Maty Donnithorne Warren	1884	
L-2-2	<del>John William Harwood</del>	<del>1880</del>	
L-2-3	Charles Henry Vostee (infant)	1884	
L-2-4	George Caster Stent	1884	
L-2-5	Unknown	0	
L-2-6	P.C. Krall	1883	
L-2-7	Robert Wilson	1877	
L-2-8	Benjamin Robert Wichham	1880	
L-2-11	David Browne	0	
R-3-3	I. Millis	1875	
R-3-4	H. Anderson	0	
R-3-5	J. Josephson	0	
R-3-6	Charles Newman	1871	
R-3-7	J. Anderson	1871	
R-3-8	Catharina Maria Koorders	0	
R-3-9	Asmus Frienderich Asmussen	0	
R-1-1	Mary Donnithorne Warren	1884	Britain
R-1-8	Percy Lord	1895	Britain
R-2-5	George J. Elliott	1878	Britain
R-2-9	Hugh Ritchie	1879	Britain
L-3-2	William Hophins	1880	Britain
L-1-7	John Clarey	1863	Cork Island
L-1-2	Jacob Mewes	1864	German
L-1-4	Haus Rawert	1859	German
R-2-1	Alphonse Hermann Rogister	1889	German
R-2-6	August W. Bolincke	1879	German
R-2-8	H.D.J. Wilbrand	1874	German
L-2-9	Friendrich Wilhelm Hulse	1882	German
L-2-10	John Eggert	1882	German
R-2-3	Dajibhai Dadabhai Ollia	1896	India
R-2-7	Claus Krohn	1879	Klostersande
L-3-1	John Bell	1880	USA
		58238	

圖5-2 洋墓園墓主清單

資料來源：基督教長老教會，轉印自：周宗賢，〈淡水外國人墓園初探〉，《第一屆淡水學術研討會》（論文抽印本）（臺北：淡江大學歷史系，1998年），頁35。

打狗洋墓園有兩處，今皆不明顯。一在哨船頭山丘上，即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北方，另一在以前的海濱、今登山街60巷內「獄帝殿」地下，即發現三座洋人墓碑的現場附近。山丘上的墓園，可能在1877年時行遷移，海濱的墓園至晚到1880年埋葬愛爾蘭水手時，便已經存在了。

該墓園的土地，原來是兩名住在哨船頭的居民：盧大度（哨船頭盧家第六代二房）與盧天送（哨船頭盧家第六代大房）持有的。大度的土地東至水陸行(Brown & Co.)西牆，西至海邊，南至盧天送地界，北至洋稅關小路；四界勘量，北至東15丈5尺，東至南10丈2尺5寸，南至西8丈7尺，西至北18丈，斜量東至西13丈5尺，斜量南至北21丈5尺。盧大度收

下永久租銀200元，租予英國工部馬委員(Francis Julian Marshall)。1877年1月20日立約，分別送鳳山縣蓋關防、送英國領事館蓋印戳〈註四〉。由此可知，包括二級古蹟英國領事館和十八王公廟在內，哨船頭山上的土地，本來是盧大度和盧天送兩兄弟繼承祖產而來的，大度在北、天送在南。盧天送於1877年1月2日，將哨船頭山上地方曠地，「以華弓量山頂，東13丈、西13丈、南6丈5尺、北8丈」，「永遠租給大英工部尚書，當日收足永遠租銀75員」，租約由盧大度見證，並送英國領事館和鳳山縣驗證蓋印戳。該合約原件本有一式三紙，英國國家檔案館保存其一〈註五〉，另兩紙下落不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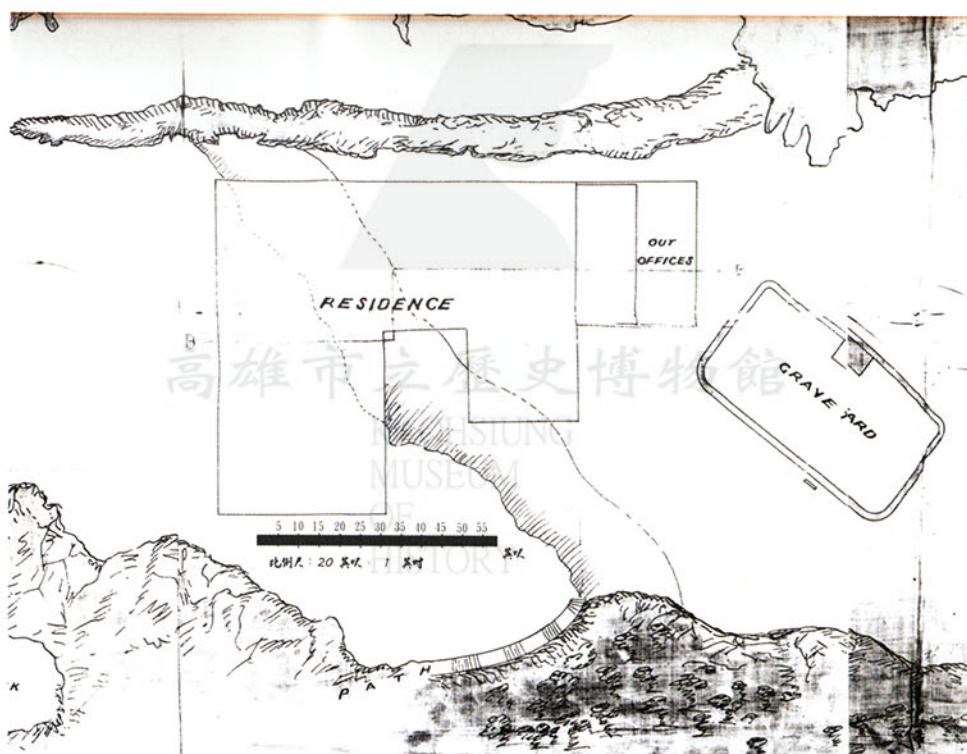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-3 打狗洋墓園第一位置

說明：洋墓園長31英呎、寬58英呎。

資料來源：葉振輝據 FO678/3172, Map of Consul's house, Takow and plan of Consulate site 1877，1877年4月 Marshall 原圖 修繪。

註四 FO 678/3005, Deed of perpetual lease by HMG in Takow and translation.

註五 FO 678/3140, Deed of lease L Tien-Sung to Lu Ta-Tu , 1877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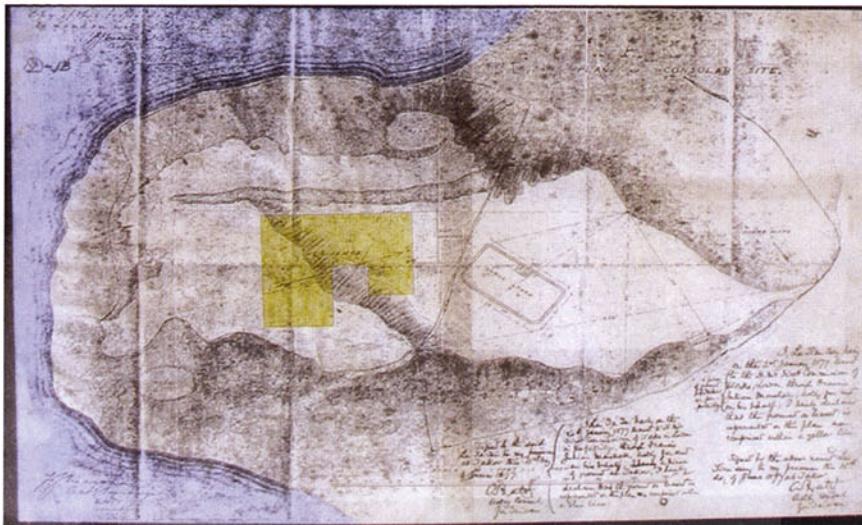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-4 打狗洋墓園第一位置週邊

說明：藍色區塊為海面。黃色區塊為英國領事館，1879年以後改做領事公館，辦公室遷到哨船頭港邊，今哨船街7號。本圖還有第三版本（葉振輝）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。

馬歇爾在該年4月間，繪製的測量地圖，還未有文字註記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有一份該圖的另本，上面有英文註記，可惜字跡模糊，不易判讀，可能是後來加上去的（圖5-4）。

一幅由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、1905年繪製的地圖，揭露了一件今人所不知的事情：在那時候，打狗洋墓園已經不在哨船頭山上。這座墓園的位置，據初步研究，是在今登山街60巷內。該地段舊名淺水灣，1864年由英國副領事郇和 (Robert Swinhoe) 自費租得，期待公使批准建造領事館，但希望落空。1865年和1868年，郇和兩度託華人李察，在大竹里旗後庄內海墘地方，租得一塊土地，給永遠租銀520圓，地基「東至德記棧房地界、西至閩海關地界、南至吳家地界、北至內海」<sup>〔註六〕</sup>。郇和在旗後那塊地上面蓋了房子，安頓妻小。但淺水灣的地，未見郇和家眷交代後續處理。

〔註六〕 FO 678/3012, Deed of perpetual lease, Li-Chen-Chi to J Elles, Takow and translation, 1883. 郇和於1866年4月調任廈門領事，到1868年年底因處理安平砲擊事件善後，再次來臺灣，但期間不長。1877年，郇和死於寧波領事任內，其家眷託人出售旗後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權；1880年，由怡記洋行(Elles & Co.)行主伊里士 (James C. Elles) 購得。

如果有證據支持：1877年規劃哨船頭山上純做領事公館使用的時候，將山上洋墓園遷移到淺水灣的話，那麼根據1897年基督教長老教會準備的墓主清單，就可以推知，1877年遷移時，總共遷了幾座墳，也就是說，凡是葬在1876年以前的洋墳，有可能在1877年遷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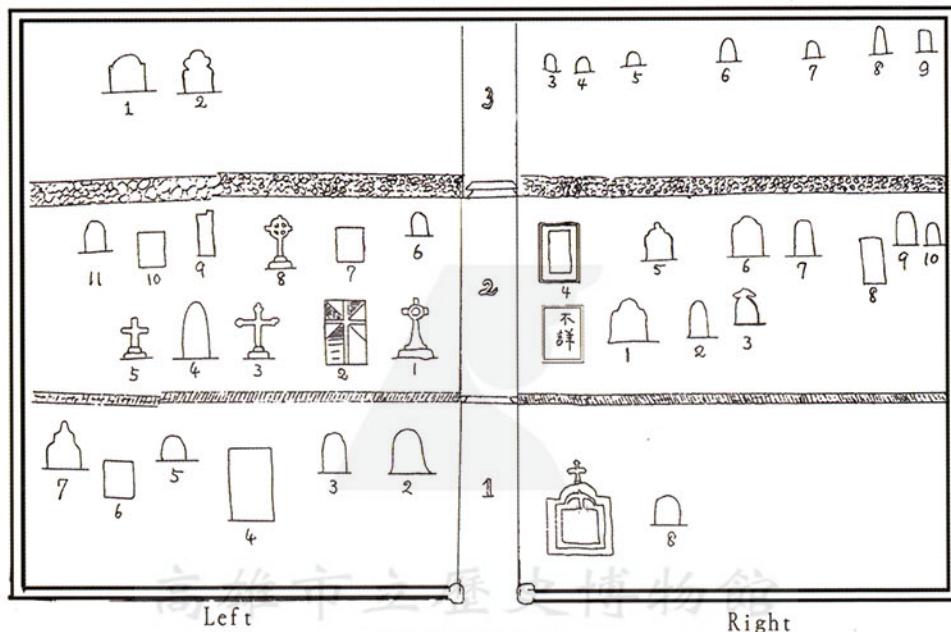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-5 打狗洋墓園配置圖

說明：中間直行數字代表位置列，左(Left)右(Right)各列內的數字編號，代表墓碑位置。參照圖5-2，L-3-2即是愛爾蘭水手霍布金斯(William Hopkins)，R-2-2則是海關幫辦(Assistant)弗雷契(Conway Knox Fletcher)。曾被誤為海關助理。這兩人的墓碑都還在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60巷內民宅旁。

資料來源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〈藏〉，〈淡水、打狗、臺南外國墓地資料〉，批號T280D230-006修繪。

臺灣各地凡有洋人長期居住的地方，便有洋墳、甚至洋墓園的存在。例如：安平是洋人來最早的港口，荷蘭人埋骨的「湯匙山」(本地人俗稱「鬼仔山」)，在安平天后宮附近，安平小砲台(三級古蹟)東南方，現在是安平公墓<sup>註七</sup>；淡水和基隆，因1884年清法戰爭，也都有洋墓園。打狗(1920年起改名高雄)既為140年前開始的國際港口，洋人在港口附近居留數十年，的確也應有洋墓園存在才是。只因除了零星的墓碑被發現以外，不曾聽說有打狗洋墓園，公開的研究也不見提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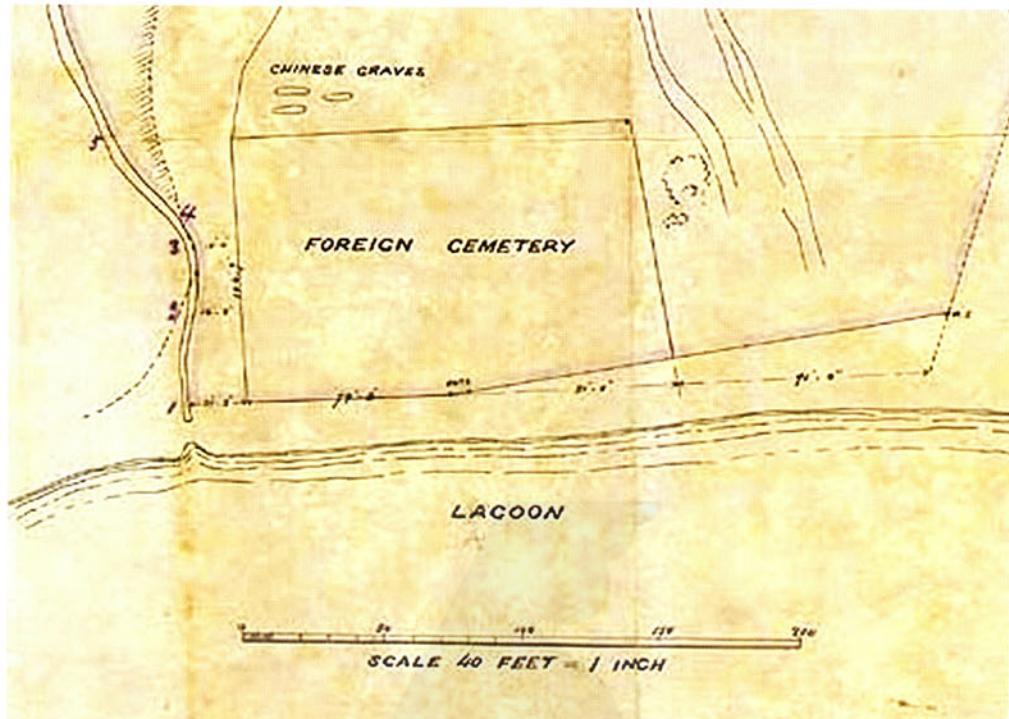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-6 打狗洋墓園第二位置

說明：圖上LAGOON字樣上方，由左至右的線條顯示1908年當時的海岸線，在今哨船街60巷口以東。FOREIGN CEMETRY就是洋墓園。

資料來源：<http://www.takaoclub.com/graveyard/index.htm>.

打狗曾經有過兩座洋墓園，許多人連一座也都沒聽說過。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文件，顯示打狗哨船頭山上，的確有過洋墓園，而早先在1871年由打狗的洋人一起認捐322銀元<sup>註八</sup>，建造一座洋墓園和一間追思堂，的確也是事實。最晚到1905年，打狗的洋墓園已經換到今登山街60巷內了。打狗洋墓園如果確在本文所指的位置，遺骨何所歸？除了曾經批露媒體的3座墓碑以外，其他的墓碑又去何方？

註七 安平天后宮為荷蘭教堂之址，入清以後改建廟宇。洋人教堂附近皆有墳地，荷蘭人在安平的教堂附近，也應有墓園。

註八 葉振輝，《打狗英領館的文化故事》（高雄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，2004）頁79。